



（明慧记者纽约报道）美国纽约号称“世界之都”，这里几乎汇聚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群；而纽约的时代广场则堪称“世界之都”的心脏。每天这里不仅交通拥挤繁忙，同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光顾。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热闹繁华的街区。二零一零年九月三至五日，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纽约，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包括国际法会、大型炼功、集会和“呼唤良知 停止迫害”的游行等一系列活动。

二零一零九月四日上午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，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第七大道上，从四十二街至三十九街间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。六百多名修炼者在一片喧嚣中表现得祥和和从容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纽约人的注意，舒缓优雅的炼功动作令人们纷纷驻足留影、问询，还有的停下来直接跟着学。

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阿米尔在炼功的间歇中向人们介绍，法轮功学员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是因为这些人从修炼中获益，他们希望其他人不仅了解这个功法的特性，而且希望告诉人们——这种优美的功法在中国是受到迫害的。

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君（June）向过往民众介绍了她三年来的修炼体会：她自幼习舞，但是依然感到身体僵硬。通过修炼法轮功，她感到身体彻底放松了，而且她觉得这不仅因为功法的动作，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开始修炼后，心灵改变了。她从小认为，每个人在内心都有

在世界最繁华的闹市炼功



■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集体炼功

一个想做好人的种子，人们应该爱护、培育这颗种子。她觉得，法轮功教人们要“真、善、忍”，而“真、善、忍”鼓励人们去培育心中的那颗种子，为此她心里充满感激。

与先生一同路过的李察兹女士说，他们曾在二零零七年及零九年两次去中国，去之前曾阅读过关于法轮功的报导，也知道中国当局对法轮功做的负面宣传，但是到了中国后，所有跟他们谈过话的人说的都和中国当局宣传的不同，他们说实际上他们（炼法轮功的人）都是好人。还有更糟糕的事发生，他们（中共当局）把人们从家中带走。这让人很难过。

家住布鲁伦的乌克兰裔舞蹈老师玛丽安娜·布卢姆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，边看边学了近一个小时，她说感觉非常好，好象灵魂都自由了。她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



■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国城的罗斯福公园集体炼功

功，也不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这件事，但是她明白，共产党就是那样——因为她生于乌克兰，知道在苏联时期，也有很多人被害死。

“真、善、忍”令她想到神对人的教导。◇



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好孩子，可是我这天真的梦想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落了。

刚入小学我就很快尝到了苦头：同桌为了多占一块地方会用铅笔扎进我的肉里；有时因为我讲一句不合适的真话，放学后会受到报复；甚至老师在我成绩不佳时也会羞辱、虐待我……

初中时环境更糟，男同学热衷于讲黄色下流的事，或交流各种整人经验；女生安静些，但也在传看叫言情小说的东西。我呢，耳濡目染，习以为常。

到了高中，我已适应了周围的污浊与肮脏，有时还主动接触那些不良学生，并在压力下向他们学些原本被我唾弃的生存法则；我开始叛逆，后来甚至出了格。

有一次，我捡到两页旧杂志纸，上面残存的是一篇关于濒死体验的文章，介绍一个大学教授在“文革”中无法忍受学生对他的羞辱而自杀，然后经历灵魂离体的体验，他的灵魂从身体飘出，飞到高处俯视着自己苍白的身体、医生抢救、朋友献血的全过程；他最后受到感动，灵魂返回身体。

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，引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思考：如果人有灵魂，那么就有前生与来世，也就是说，本来就有一个我，未来还会有我，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。那么真正的我到底是谁？虽然我没能找到答案，但我意识到了神的存在，我开始质疑我一直坚信的“无神论”，进而认识到中共也是一个宗教，它给人们灌输的是马克思的教义。

我有时记下我的想法，一位同学看到说：“你反革命呀！”这就是中共的可怕，会让一个高中生如此敏感地置疑我的思想在犯罪。我的思想应该（接第 2 版）

（接首页）和任何人一样是自由的，我想这也是一种天赋人权吧。毕业时，我收到一份贺卡，上面写道：你很大，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人生财富。我现在认为这话是神对我的提醒，让我回想起自己那最初的梦想：做个好孩子。这么多年随波逐流，我已差不多把它忘了。

临近大学毕业、找工作，无情的现实更是差一点击碎了我的梦。我烦躁又无奈，甚至有一次给父亲写信，想讨教点“阴谋诡计”来应对这个世界。那个梦想被我深深地埋在心底；可现实中，我却越滑越远。

就在这时，一九九六年五月，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接触了法轮大法（法轮功），我一口气读完了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，我就是觉得“真善忍好”。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心里很踏实，隐约感到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。

开始时，我不知道怎么修炼，后来渐渐明白了：原来大法修炼直指人心，就是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，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人心，按照宇宙最高法理“真善忍”去做，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比好人还要好的人。我同时意识到了修炼的艰难，眼看着物质利益被别人抢去时能不动心吗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能忍得住吗？实践中发现：大法的力量是超常的，我那已变得自私冷漠的心开始溶化了。我觉得心中充满了力量，我第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做个好人了。我收起了我的玩世不恭，开始认

内蒙古刘桂梅被迫害经历

（明慧网通讯员内蒙报道）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法轮功学员刘桂梅，女，四十八岁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二年中，她被非法关押四次，其中一次劳教二年，一次判刑三年。她与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一样，在这十多年中，受到邪党精神、肉体和经济上的迫害。
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后的一天，当地公安局仓队长带几个人到刘桂梅家，谎说把书拿走替你们保管，把刘家的大法书、师父法像、讲法录像带、录音带全部拿走。

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，刘桂梅与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出去散发真相资料，被乌兰浩特市法院批捕科一名恶警与其妻子构陷，叫来市公安局恶警钟某及四、五名干警，将四人绑架，劫持到市公安局进行逼供。

当日半夜刘桂梅等四人被送往市看守所，被强行奴役，挑豆子，每天完成定量任务，干到半夜才收工。吃的是黑面馒头，一碗菜上面漂一层虫子，碗底一层泥土。烂土豆一切两半，白菜不洗。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后，刘桂梅被非法判劳教二年，转送图木吉劳教所，开始强行洗脑转化，每天被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、书籍。

刘桂梅在监室里炼功，被恶警王桂荣、黄队长用电棍电击，大约二十多分钟，双手反铐在暖气管上。第二天，刘桂梅面部全是黄水泡，脸肿得象个馒头，流脓滴水二十多天，整个面部脱去一层皮。在那里吃饭睡觉、出工收工都要喊口号。刘桂梅拒不配合，被拉到阳光下曝晒，并且被搦耳光，用高跟鞋踹。参与迫害的恶警有

真面对生活。

结婚后，我和妻子一起帮助岳母照顾瘫痪在床的岳父，帮他活动身体，给褥疮换药，洗澡、喂饭、处理大小便，什么都干。有一次，岳母喂岳父一块苹果，岳父被卡住了，吐不出、咽不下，无法呼吸，脸都憋紫了。岳母、妻子都吓哭了，我急中生智，帮岳父嘴对嘴吸了出来。尽管我尽心尽力地做，可岳父母的情绪不稳定，有时还发脾气、斥责我；他们的儿子、儿媳也猜测我是不是有什么企图。有时我心里很苦，可是凭着对“真善忍”的信仰，我想着师父的话“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”（《转法轮》），我对他们宽容体谅，从不计较，一直到一年后岳父去世。我岳母、小舅子和亲戚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，他们感叹：“大法弟子太好了，我们全家人应高看人家一眼。”

有一次，我帮岳母照看商店，半夜有人买东西，我睡眼惺忪地收下一张百元大票，天亮一看是假币！怎么办？我不愿受骗，还能去骗人吗？烧了它！也不能让岳母受损失呀，我掏钱补上吧。事后也没和岳母提起过。

十年过去了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净化与成长，在魔难中锤炼与升华，成了一个坦荡、超脱、无私而快乐的人，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梦想！如今大法传播到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超过一亿人修炼。我想这些修炼人都象我一样有自己的神奇故事，这些精彩的故事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真实与伟大。◇

罗进芳、娜仁花。恶警让刘桂梅参加揭批法轮功大会，刘绝食反迫害，被恶警指使犯人殴打、谩骂。刘桂梅被加期五十多天，才被放回家。

二零零四年三月，刘桂梅去雅克石看望同修，被雅克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。

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半夜十二点，当地公安局恶警政委马浩林、国保大队队长王权、站前派出所杜冷等二十多人私闯民宅，劫持刘桂梅，将刘桂梅抬下楼。刘桂梅没有穿鞋。刘桂梅的女儿说：你们抓我妈，我就跳楼。恶警就把刘的女儿同时绑架，将她们母女劫持到兴安盟察尔森水库宾馆洗脑班，强行转化。刘桂梅抗议绝食。有一名大夫说：你要不吃饭，就给你注射不明药物。恶警说：你要不转化，给你罗列罪名判重刑。参与迫害的恶警有兴安盟610主任刘峰、科右前旗公安局刘文才、五原劳教所的魏玉智。同时，科右中旗610办公室人员还非法抢劫刘桂梅家的笔记本电脑、激光打印机、喷墨打印机、刻录机等私有财产。

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，刘桂梅出去发资料，被当地一名便衣警察绑架到当地公安局，后送到旗看守所。刘桂梅的家同时被抄。恶警抄走了几十本大法书籍、移动硬盘、讲法带、炼功带、塑封机、录音机，价值千余元。参与非法抄家的恶警有黄智全、王权、吴双喜等人。

刘桂梅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在看守所关押一年，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非法关押二年。在呼市女监，刘桂梅被强行转化，强行奴役，每天被奴役十小时，三年后放回。回到家中后，当地恶警几次上门骚扰。◇